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手机,让我们离“诗与远方”远了?

徐瑞哲

我的第一个家在老西门离文庙十来分钟之遥的梦花街。街上一座“过街楼”，横跨小街搭建。外婆总是拎上一把靠背竹椅，抱着我在过街楼下乘凉。这个“洞”遮阳蔽日，又有徐徐的穿堂风，加上蒲扇摇啊摇，真是清凉之所。

当大人们拿张“夜报”谈山海经时，离过街楼十几米远的街面房小窗口，传出一声声响亮的招呼：“38号老陆，有电话！”于是，另一个声音，从亭子间上的老虎窗，或石库门里的小天井弹回来：“哦，来了来了！”

论骚扰电话、垃圾短信，整个世界恢复宁静，而我居然好几次在睡着了，错过了到家的站点。

唯有多年前的一次出差，我随车在盘山路上开啊开，望着车窗外发呆，看秋日的暖阳透视着缤纷的阔叶林，直到山廓变得模糊，炊烟袅袅而起。我诧异自己竟有1个小时没有看表，也没点开手机，更没有无聊到睡着……或许这山里没有信号，或许我真的第一次忘了时间，却解放了自由的五指。曾几何时，滑开手机的频率已远远超过了抬腕看表的频率，不知数倍。

不会突然掏出手机，发一段视频号呢？

有些发明，本想让事情变简单，却往往让事情更复杂。智能技术的顶点，可能也是人情世界的拐点。没有证据表明，提笔忘字、不书无信的今人，就比鸿雁传书、单骑寄诗的李白们更潇洒更幸福。用“圈”和“群”分享的那一幕庐山瀑，那一汪桃花潭，那一座敬亭山，黄鹤楼、白帝城，早已不是他用心记下、用纸录下的那一个……

我们已经离“诗与远方”远了，又是什么让我们远离了“诗与远方”？

读小学时，我家搬离了老城厢，也告别了左邻右舍公用的传呼电话。

19年寒窗生涯，从没宅电到有固话，从拨号盘到按键式，从6位号码到8位号码；直到大三实习时，我才第一次有了无线通信装备。只要它在我的腰间BB作响，我就找个路边电话亭，用硬币或“201卡”尽快回拨……

行文至此，笔记本屏幕旁边，我的手机屏又亮了，微信没来得及收，微信语音直呼而来。这块好几寸的屏幕，已变成人的感官和手足，拿得起、放不下，要即刻眼观六路、实时耳听八方。孩子更是如此，生来就住在太虚里、浮在平板上，也被这个地球变平了，变成小碎片。

昨天夜里，我又梦到了母校，满眼都是盛开的樱花，花瓣在空中飘浮，像是舞动的精灵，有的树枝已经爆出了嫩芽，新叶在阳光下发着光，轻轻吟唱着的乐章。

四月，又是母校樱花盛开的季节，我是多么想再回到母校，对迎面走来的他喊一声：“老师好！”

我曾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单位办的“70后”大学生观众，她们惊奇地发现世界上还有一种火柴盒大小的“黑匣子”，竟可以接收来电号码！我平静地告诉他们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call机、拷机。”

其实，移动不只是为了谈恋爱，更是为了干活。刚工作没几年，城市人步履的节奏，就像手机通话的语速一样，被越带越快，越带越急。我有时掐着点，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，夜里再没什么彩铃响起，更不

2020年的史上最长网课，不多久再用上实名手机，对于学生们算不算还乡归根、会不会乐不思蜀？幸好，他们偶尔还会想同学、想老师、想学校，这恐怕是“手机化生存”的一线生机。

久而久之，所有过往都不可复返，就如我时隔十多年重回梦花街，微雨中无人相识，宛若独在异乡。一切，已无从想象戴望舒《雨巷》里那个丁香一般结着乡愁的姑娘，就是从原先的青石路上、撑着油纸伞飘然而过。这个她，会

越了我的想象，甚至开家长会时都能认出我妈妈。每天出操，他背着手在队伍间悠悠地走来走去，那双眼睛仔细地观察同学的状态，有时候会停在某人旁说话。他曾在早操时偷偷地告诉我数学考得不错，还告诉过我得奖的消息，使我乐了一整天。

他常夸我聪明，尤其是在曾经最艰难的时刻。也是这样，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，眼看高考临近，我的数学还迟迟没有起色，一次月考不及格，急得我直哭。那时候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很聪明，要坚持到最后！”开年级大会，他常说的也是这句话，鼓励我们坚持到高考的最后一天！当时，大家都拼命学习，好像时刻有《克罗地亚狂想曲》在伴奏。我也带着“我很聪明”的信心在跌倒又爬起中前进，他好像军训时，练“匍匐前进”那样，打着节拍为我加油鼓劲。他一直送我到考场门口，那天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：“你一定可以！”当我走进考场往外望时，他依然站在烈日下，看着那些他带了三年的孩子。

想不到，我这个“小八腊子”竟然也会上电视那天，我接到东视都市频道栏目组的电话，邀我作为嘉宾，聊聊旅游那些事。

到现场，一看还有两位嘉宾：一位是大作家，一位是大歌星。我这个“小八腊子”和二位大咖同台聊天？我的心中不由忐忑。主持人叶惠贤看出了我的心思，风趣地对我说：“老周不用担心，您是资深导游，就把现场所有人都当作游客呀！”老叶的话，如一颗定心丸，那就赶鸭子上架吧。录节目时，我们三位嘉宾非常投缘，聊得投机。“祖国山河万里一片美，全靠导游一张嘴，作为一名导游，必须上知天文地理，下懂鸡毛蒜皮……”我的一番话，引起全场大笑。暖了场子，我信心大增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旅途趣事和他们关心的问题。

节目录了五个小时左右，接近尾声，嘉宾“才艺展示”开始了：大作家幽默地与观众互动做游戏；大歌星把优美的歌声献给大家；我这个“小八腊子”用沪语朗诵一首自己创作的诗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。为了活跃气氛，朗诵前，我与观众约定，当我振臂一甩时，大家和我一起喊出“啊”。这一招源自我带团的一次旅途。面对大自然，面对美好河山，我都会带着游客快乐地高声呼出“啊”。节目播出后，我这个“小八腊子”一下也成了“名人”了。

人生好比一台戏，每个人都在尽力地扮好自己，主角也好，配角也行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你唱我应，各占其位就好。“小八腊子”上了电视，也算是演绎人生舞台的精彩一瞬间，我知足矣！

想不到的事，竟然也会上电视那天，我接到东视都市频道栏目组的电话，邀我作为嘉宾，聊聊旅游那些事。

到现场，一看还有两位嘉宾：一位是大作家，一位是大歌星。我这个“小八腊子”和二位大咖同台聊天？我的心中不由忐忑。主持人叶惠贤看出了我的心思，风趣地对我说：“老周不用担心，您是资深导游，就把现场所有人都当作游客呀！”老叶的话，如一颗定心丸，那就赶鸭子上架吧。录节目时，我们三位嘉宾非常投缘，聊得投机。“祖国山河万里一片美，全靠导游一张嘴，作为一名导游，必须上知天文地理，下懂鸡毛蒜皮……”我的一番话，引起全场大笑。暖了场子，我信心大增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旅途趣事和他们关心的问题。

如同凝固的音乐，陈旧泛黄的老照片，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，也是历史风貌的清晰定格，是历史景象的真实记录，更是人们追溯渊源的情感寄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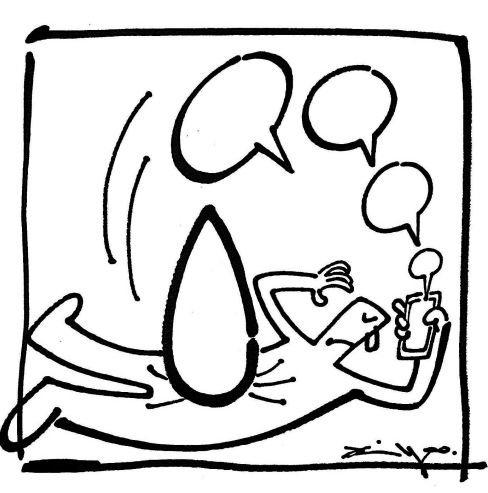
掀开过往的新闻记载，曾有分别反映上海外滩景色、外国舰船行驶于黄浦江上的全景照片在拍卖会上以极高的价格成交；摄影家爱德华·斯泰肯百年前拍摄的照片《池塘月光》、著名影星周璇珍藏的2000张原版照片也都以高价成交……老照片的收藏日渐激发了关注的热情。

北京的外滩和四合院、上海的外滩等老照片，对研究清末民初的建筑历史、城市发展等显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再如，展示端庄秀丽的宫廷后妃、长辫及腰的清代男子、革命领袖的珍贵遗照，反映各地过往岁月、富于鲜明时代特征的风景区、老建筑、旧民居等老照片也不断受到青睐。

抖落历史的尘埃，重读泛黄的老照片，原本已经模糊的昔日影像，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让我们的记忆之河再次涌动流淌。收藏老照片就是收藏一段历史，收藏一种文化，收藏一段绵绵的情思。

北京的外滩和四合院、上海的外滩等老照片，对研究清末民初的建筑历史、城市发展等显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再如，展示端庄秀丽的宫廷后妃、长辫及腰的清代男子、革命领袖的珍贵遗照，反映各地过往岁月、富于鲜明时代特征的风景区、老建筑、旧民居等老照片也不断受到青睐。

抖落历史的尘埃，重读泛黄的老照片，原本已经模糊的昔日影像，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让我们的记忆之河再次涌动流淌。收藏老照片就是收藏一段历史，收藏一种文化，收藏一段绵绵的情思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信息伤人不用嘴，网络杀人不用刀。

弹指之间，2010年“上海世博会”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。我不知当年的参观者，对这届以“城市”为主题的世博会，以及“海宝”的印象还深刻吗？而我曾经积累的记忆却是一点点地具体起来。

那年，我们十来位从全市多家单位借来的工作人员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：“公众参与馆”筹备领导小组成员。顾名思义，“公众参与馆”是以公众参与为特色的展馆，筹建意味着从无到有。当我们站在B片区那一块尚未平整的土地上展望未来时，眼前只有一张画在纸上的蓝图。

建馆有施工团队，而我们每位成员则各自负责一个展馆。我领衔的是公众参与馆的策划之一：按龙故事“海宝游历记”——主线是主人公海宝用智慧破解游历中遇到的各种难题，为明天的城市献计献策，畅想城市发展的前景……

在上海世博会举办的半年时间里，我们要邀请184位在大众心目中有影响力的各界名人每天撰写“龙头”，“龙尾”则由全国各地的公众借助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平台来写作。名人携手公众，与海宝一起遨游天地之间，这首尾相连的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是沟通人类心灵的纽带、智慧的结晶，无疑是个有趣又有意义的尝试。

与小海宝同游 章慧敏

那时的我和同事们几乎都长了三头六臂，白天黑夜永远在忙碌中。我既要联系名人、确定主题、落实稿件，又要收取并编辑公众来稿，再就是向展馆和特约刊登184天连载《海宝游历记》的夜光杯提供接龙故事。小海宝是幸运的，因为有184位名人为他的“游历”护航，有数十万计的公众加入到海宝游历的征程中，而我的心也无时无刻不被温暖、激励着。

记得为约稿走进了电影艺术家泰伯满鲜花的客厅，她对我说，我是电影人，我应该借助海宝的视线把治理环境与电影结合起来写，这是责任！那一刻，仿佛窗外细密的雨丝在拨动我的心弦，打动我的，恰恰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关注环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

记得去老劳模杨怀远家取“龙头”时，走进他那间既是工作室，又是荣誉室、资料室、接待室为一体的9平方米房间时，他在正忙拖把。他得意地向我展示那些不藏一根铁钉的拖把，我却笑他不挑小扁担了，干起了扎拖把的营生。他很认真地说，过去他挑小扁担为旅客服务，现在，他将拖把送到养老院和社区，同样是服务人民。无论哪种服务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不过时。

还记得著名作家叶文玲打来电话通知我“龙头”完成时，说到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，医生严禁她动笔写字了，可看到公众参与馆邀请她撰写“龙头”，感到格外亲切：她家三个孩子的名字中，都有个“海”字，其中一个小名就叫“海宝”。她觉得就像在写自己的孩子似的……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感激的话语都显得苍白乏力。

也不忘作家叶辛老师在电话里问我，因为在赶一部小说的结尾，耽搁了写“龙头”，再写还来得及吗？问同样问题的，还有女足宿将孙雯，刚从美国回来的她才见邀请函，也是担心没赶上……

我反反复复地回答：来得及！他们对《海宝游历记》的尊重和热心，使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和感激。

十年后的今天，当我再度翻看当年汇集成册的《海宝游历记》，我发现它一点都不过时。小海宝的各种美好的心愿一一得以实现，而我脑海中的时光机也永远珍藏着这段曾点燃过心灵阳光的岁月。

我们的樱花又开了

陶陶

越了我的想象，甚至开家长会时都能认出我妈妈。每天出操，他背着手在队伍间悠悠地走来走去，那双眼睛仔细地观察同学的状态，有时候会停在某人旁说话。他曾在早操时偷偷地告诉我数学考得不错，还告诉过我得奖的消息，使我乐了一整天。

他常夸我聪明，尤其是在曾经最艰难的时刻。也是这样，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，眼看高考临近，我的数学还迟迟没有起色，一次月考不及格，急得我直哭。那时候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很聪明，要坚持到最后！”开年级大会，他常说的也是这句话，鼓励我们坚持到高考的最后一天！当时，大家都拼命学习，好像时刻有《克罗地亚狂想曲》在伴奏。我也带着“我很聪明”的信心在跌倒又爬起中前进，他好像军训时，练“匍匐前进”那样，打着节拍为我加油鼓劲。他一直送我到考场门口，那天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：“你一定可以！”当我走进考场往外望时，他依然站在烈日下，看着那些他带了三年的孩子。

毕业典礼那天，当最后一年全年级一起唱起校歌时，我泪如雨下。他对



我的故乡在杭州，小时候常常有一种“以此为荣”的感觉。杭州以产丝绸、织锦、茶叶和手工业品绸伞、剪刀、檀香扇等驰名，素有“丝绸之府”的美名；西湖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和疗养胜地。唐朝时称杭州为钱塘县，旧时把西湖诸山统称为武林山，故杭州又别称“武林”，年纪大一点的杭州人爱称杭城为“武林”。笔者在杭州生活了四十余年，不知是杭州人的家乡观念重，还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眷恋家乡，我一直记得在杭州度过的童年时代，只要碰上值得回忆的事情，我总会把人生的轨迹驾回童年。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黄土高原工作的我，更经常想念的是杭州，我为自己篆刻了两方石章：“钱塘门外汉”和“武林人民”。

曾听人说，当人生中发生了大事，人常常会梳理往事，梳理过程中会得出一些颇有教育和训诫意义的结论；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发小、邻居乃至小学和初中的老师，都会不时跳入我的记忆圈，和我相会在梦中。此番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颠覆了我的记忆，让我一下子想起许多武汉朋友和同事的名字，还让我进一步联想到了杭州，杭州多弄巷，旧城改造时，弄和巷虽都拆除，但弄名和巷名依旧保留着。

故乡的理儿 陈钰鹏



七夕会 犹有温情老照片 周惠斌

尽管中外对老照片的界定略有差异，但以摄影语言记录有关人、事、物的各种老照片，不失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最客观的写照，它们或是某一生理事件的见证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弥足珍贵；或是历史名人、社会群体、社会重大活动的留影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意义非凡；或是一地一景的历史风貌、发展变化、民风民俗的呈现，具有特殊的文物价值。

北京的外滩和四合院、上海的外滩等老照片，对研究清末民初的建筑历史、城市发展等显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再如，展示端庄秀丽的宫廷后妃、长辫及腰的清代男子、革命领袖的珍贵遗照，反映各地过往岁月、富于鲜明时代特征的风景区、老建筑、旧民居等老照片也不断受到青睐。

抖落历史的尘埃，重读泛黄的老照片，原本已经模糊的昔日影像，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让我们的记忆之河再次涌动流淌。收藏老照片就是收藏一段历史，收藏一种文化，收藏一段绵绵的情思。

北京的外滩和四合院、上海的外滩等老照片，对研究清末民初的建筑历史、城市发展等显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再如，展示端庄秀丽的宫廷后妃、长辫及腰的清代男子、革命领袖的珍贵遗照，反映各地过往岁月、富于鲜明时代特征的风景区、老建筑、旧民居等老照片也不断受到青睐。

抖落历史的尘埃，重读泛黄的老照片，原本已经模糊的昔日影像，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让我们的记忆之河再次涌动流淌。收藏老照片就是收藏一段历史，收藏一种文化，收藏一段绵绵的情思。

雅玩